



最后的命运

REPORTAGE
A BIOGRAPHY OF WEI LIHWANG

郭俊民 著

长篇纪实文学

就在锦州的炮声渐渐稀落之时，蒋介石乘坐的『美龄号』飞机悄然飘落在沈阳北陵机场。卫立煌一再抗命，动机何在？蒋介石百思不得其解。在他麾下的将军们，没有一个敢如此长时间的拒绝执行命令。东北剿总司令部大楼黑黑的影子在他面前出现了。他看到了一双闪烁不定的眼睛……



最后的命运

郭俊民 编著
郭天印 责编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晋)新登字 2 号

最后的命运

郭俊民 编著

郭天印 责编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北方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25 字数 200 千字

1993 年 6 月第一版 1993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0 册

ISBN 7—5378—0702—7/I·680

定价 6.80 元

内 容 提 要

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之一的辽沈战役国人并不陌生,但说其内情,特别是国民党那方面的秘事恐怕就鲜为人知了。本书是国内第一部从国民党角度来描写此次战争的力作。它以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军中五虎将之一的常胜将军,被蒋介石从美国三道金牌召来的去任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为开卷,拉开辽沈战役内情序幕的。您将从书中了解到卫立煌如何敢对老蒋拍门而去,卫立煌又如何崇拜毛泽东,并想加入共产党,而共产党如何又忍痛拒绝以及顾祝同、李宗仁、范汉杰等将领的攻心之战等等鲜为人知的事情。本书将蒋介石指望他去力挽东北狂澜,但又疑心重重、念念不忘旧日之怒,聪颖的卫立煌三番五次与老谋深算的权术家蒋介石玩手腕,各级将会又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明哲保身的丑行描写的淋漓尽致,暴露无遗。即有战争的硝烟又有政治风云。

本文写的深刻,准确生动、详实的第一手资料,又有传真照片,可谓图文并茂即是一部战争文学,又是一部有很多价值的宝贵史料。

目 录

- 一、1948年1月22日,北平城,“国军”名将的会聚
..... (1)
- 二、2月5日,陈诚和罗卓英搭乘一架运载军火的中
航班机悄然离开沈阳..... (12)
- 三、望着郑洞国姗姗而去的背影,卫立煌心中涌上一
股同情和怜悯之心..... (21)
- 四、六安瓜片清香爽口,然而郑洞国却觉得苦涩难咽
..... (30)
- 五、南京“国防部”,蒋介石的双手突然凝固在空中
..... (33)
- 六、宋美龄的英语使那条冷冰冰的电话线增添了一
些亲近感..... (41)
- 七、卫立煌固守沈阳不出半步,在蒋介石脑子里形成
了一个谜..... (46)
- 八、范汉杰屯兵锦州,眼睛却盯着西安的胡宗南 ... (51)
- 九、“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不妨再给廖耀湘一个军
..... (59)
- 十、当廖耀湘和卫立煌站在检阅台上检阅部队时,心里
有一种第一次领军饷时的感觉。..... (64)
- 十一、飞机滑上跑道离开地面的一刹那,卫立煌冷笑了

- 一声..... (70)
- 十二、长春，解放军已对远困不耐烦了，而改为近逼
..... (76)
- 十三、蒋介石要全力去关锦州大门，隔开东北与华北的
联系..... (82)
- 十四、南京总统府，蒋介石构筑新的东北方略 (89)
- 十五、十年前，卫立煌派人去延安询问他能不能加入
共产党。..... (96)
- 十六、李宗仁来信，捎来了一片阴沉..... (108)
- 十七、范汉杰明白，暂 20 师和新 5 军的灭亡只是个时间
问题 (122)
- 十八、空投大米，引发长春新 7 军和 60 军的械斗
..... (132)
- 十九、范汉杰前门冒烟，后院起火，沈阳 30 万大军坐视
不管 (138)
- 二十、原定全军空运的 49 军只运到锦州两个团，这在
范汉杰看来跟一个排差不多 (146)
- 二十一、9 月 22 日，解放军攻占绥中，大军直指锦州
..... (159)
- 二十二、蒋介石“御驾亲征”，却道是“来生再见”
..... (162)
- 二十三、“兵出辽西”，顾祝同总算拿着卫立煌的命令
底稿回南京交差去了 (171)
- 二十四、长春，郑洞国两个师的突围部队在解放军的枪林
弹雨下，落花流水..... (180)
- 二十五、辽西兵团的战车，一副横扫千军，所向无敌的

架势	(187)
二十六、锦州的攻城炮声，淹没了范汉杰求援的呼叫	(194)
二十七、塔山，久攻不下的钢铁阵地，侯镜如一筹莫展	(198)
二十八、10月15日，解放军攻克锦州，10万守军被歼	(210)
二十九、九个师的兵力，加上强大的海空军、优势的炮兵， 攻不下塔山，蒋介石大骂“娘希匹”.....	(214)
三十、60军起义、新7军放下武器，郑洞国发誓：“宁可战 死决不投降”.....	(221)
三十一、退出营口，廖耀湘决心不理蒋介石的命令了	(241)
三十二、再赴东北，杜聿明进退维谷.....	(249)
三十三、夜幕下的沈阳、53军大炮严阵以待	(258)
三十四、兵败辽西，廖耀湘束手被俘.....	(265)
三十五、10月30日，沈阳被围，卫立煌的飞机呼啸着， 直上云天。	(274)

1948年1月22日， 北平城，“国军”名将的会聚

北平城头，浓云低垂，一场大雪即将来临。灰黑色的天空很早就暗下来了，刚是傍晚时分，城内便亮起稀疏的灯光。

当城内各兵营里的晚饭号音响起之时，大雪飘然而落。起初是星星点点的雪粒，不一会儿，鹅毛似的雪花就铺天盖地洒落下来。无声的雪使城内的空气变得更加沉闷，灯光昏暗，行人稀落，北平静悄悄的。

在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的客厅里，此刻，正是炉火通红，暖意融融。一张不大的桌子上摆着美酒佳肴，杯盏交错之中，笑声朗朗；灯光映照之下，人影却很清淡。

这是李宗仁做东请客，客人只有两位，一位是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一位是即将到任的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绛色的军服映在酒里，酒也变成绛色；金色的领章映着灯光，满屋金辉。

李宗仁用手捋着他的小平头，语调是沉稳的。

“俊如兄，今天既是为你接风，也是为你送行，你可要放开肚子喝哟。”

傅作义接上去说：“对！要放开肚子喝，本来该我做东请俊如兄多饮几杯，可时间来不及了。我只能借德邻兄的好花

献佛。”

卫立煌依然留着光头，虽然多日不在前线，头发渐渐长了一些，但也不过刚刚遮住发亮的头皮。他五官很小，脸圆圆的，虽已进入“知天命”之年，但看上去好象还很年轻。尽管他留了一撇小胡子，然而，只有眼角、额头那几道刀刻似的皱纹才真正标出了他漫长的人生途程以及他所经历过的风雨沧桑。

卫立煌是到东北上任途经北平的，本该今天到任，但因为恶劣的天气和李宗仁、傅作义的盛情挽留，才步入了李宗仁的客厅。酒杯再次举起，大家一饮而尽。卫立煌说：

“承蒙德邻、宜生两位仁兄厚意，况且又同命相连，我当然不做半点假。只是我想请教两位。委员长急急忙忙把我从美国叫回来，又急急忙忙派我到东北，这里面有什么内幕？”

李宗仁避而不答卫立煌的问题，却问道：“不知俊如兄对今日党国形势有何看法？”

卫立煌笑了，“德邻兄真是，我才从美国回来几天，两眼一摸黑，哪里知道呢？”

“那么，俊如兄可知道美国人对我们又有什么看法？”

卫立煌摇摇头。

傅作义接上去说：“俊如兄可真是不关心政治，你没有听说吗？美国政界有一种说法，说蒋氏政权失去民心，声望渐低，而德邻兄的威望日渐提高，可望成为中国政局的关键人物。”

卫立煌依旧摇摇头，满脸的疑惑，不知傅作义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李宗仁笑了笑，平静地说：“算了，不谈这个。俊如兄此

去东北主事可有什么想法？”

“身为党国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既然身负重任而去，那么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好！这才是真正的军人气概，俊如兄有此番雄心和抱负，东北可望有救了。钦佩，钦佩，来！喝一杯！”李宗仁端起了酒杯。

这三位应该说是国民党的军中良将，李宗仁早已驰名，卫立煌是“五虎将”之一。而傅作义从守涿州起也是名声大振。卫立煌在指挥忻口战役时与傅作义共过事，在北伐的时候和李宗仁也共过事。其实，真正连接他们之间感情的纽带，则是他们做为蒋介石嫡系中的杂牌，杂牌中的嫡系那种微妙的地位以及他们那种微妙的命运。

李宗仁是老谋深算的，在他那平缓的语调里不见得能听出他的勃勃野心，却也不乏力挽狂澜的气势。正是他与“小诸葛”白崇禧一起构成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最大的一个敌对体系。谁敢保证，在一个适当的时候他们不会重演一九二七年“逼宫”的壮举。

傅作义则是小心翼翼的，他是阎锡山的旧部，是地道的杂牌，他知道蒋介石的鞋尖是不留情的，一旦摆错了与这鞋尖的位置，那么，只消这鞋尖稍稍一动，他的世界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卫立煌与他们则完全不同，在蒋介石面前完全是一副大将军风度。去则愤然而去，不管天高地厚，来则欣然而来，不计名利地位，有一种“舍我其谁，谁敢舍我”的丈夫气概。1932年卫立煌被封为陆军上将，蒋介石却把他置于资历、军衔都来不及他的陈诚的指挥之下。卫立煌愤怒地撂了挑子、拍门而

去；而时隔不久，蒋介石为了平定“闽变”（蔡廷锴、蒋光鼎的十九路军在福建停止向红军进攻，提出反蒋抗日，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召卫立煌出山，卫立煌又欣然充当了先锋。1945年蒋介石不让卫立煌出任他早已盘算中的陆军总司令，把这一职务给了何应钦，卫立煌只当了个副总司令，卫立煌又是愤然而去，拒不就职。蒋介石大怒，将卫立煌流放似的派出国，一去近三年，而今，在老蒋万分需要他的时候，卫立煌又依然应召而回。

暖意依旧，酒兴方酣。

李宗仁问：“俊如兄，你此番去东北，委员长可有什么交待吗？”

卫立煌眯着眼睛说：“委员长要我稳定沈阳局势，确保北宁路的安全，从共军手中夺取主动权。”

李宗仁深沉地笑了笑。“以俊如兄勇猛善战之才，当然完全可以做到。只要俊如兄抓住东北，宜生兄稳坐华北，半个中国就在我们手里。二兄只要想一想当年的涿州之战，征缅之战，就不难想到蒋先生的嫡系将领都是些中看不中用的花瓶，打天下还得靠我们，我们这些杂牌。”

李宗仁特意强调了一下杂牌两个字，显然是使他们之间的那种微妙感情联系得更紧。

于是，傅作义想起了自己风雪之中守涿州的艰难固苦；卫立煌想起了自己率军万里远征的辉煌战绩。只是他们一下子没有吃透，李宗仁这番话是在不声不响地为傅作义刚才那番话做注脚。

而卫立煌却突然想到，他能够抓住东北吗？蒋介石从来只是用他打天下的，却不是让他坐天下的，那怕是只有一屁

股大的一片天地也不会让他坐的，他觉得李宗仁是过于乐观了。

傅作义虽然附和了一声，但他心里也清楚，他的屁股底下并非一把金交椅，特别是想到蒋介石特意派到他身边当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北平警备司令的嫡系将领陈继承时，就不免倒吸一口凉气。江山大小，天地宽窄，毕竟都是蒋员长的。

但他们还是举杯了，灯光明亮，浓酒飘香，上将军衔的金星在酒杯中晃动着，酒被映照得闪射出金黄的光彩，说不清是过去的折光，还是未来的先兆。

“干杯！”

“干杯！”

“干杯！”

杯盏相碰，响声锵然。把这方圆不过数尺的小客厅挤得满满的。一阵回声，又使这小客厅有了一种天高地阔的宽舒。

雪后的北平城，银装素裹。雪把一切都掩盖了，污泥，浊水，枯枝，败叶都被埋在雪下，世界成了一个干净净的世界。天空虽然晴朗，却不见得明净。风过之后，发出一阵阵尖厉的啸声，让人想到一个万物萧杀，死气沉沉的世界。

西苑机场，跑道被清理出来了，在一片雪原之中，它仿佛是被谁用黄土在雪野上漫不经心地画了一道。褐黄色的荒凉虽然让白雪遮掩了，而漫山遍野的洁白却给人一种更加冷寂的感觉。

卫立煌跨上飞机的一刹那，脑海里突然跳出“命运”这两个字。什么是命运？今后的命运又怎样？他苦笑着自问了一句，尔后又摇摇头，心里涌上一股苦味，涩味，间或还有一股酸味。

登上舷梯，卫立煌环顾空荡荡的机场，只看见雪原从脚下向远处延伸。虽然有了一种登高望远的感觉，但晴空之下，雪野之上，天地显得过于空阔，他什么也看不见。卫立煌倒突然想起巴黎机场的繁忙，美军空军基地的庄严，还有伦敦机场的那种傲慢，心里越发不是个滋味。他在机舱门口停步回身，向特地为他送行的傅作义拱手告别：

“宜生兄，就此留步吧，后会有期。”

傅作义也拱手相应，在重复了一句“后会有期”之后，颇带点激动地说：

“俊如兄，此去一路荆棘，还望多多保重。”

卫立煌眯着眼睛说：“多谢宜生兄生照，我会小心的。”

“好！好！”傅作义点头微笑着说：“只要俊如兄关上东北大门全歼东北共军，我华北也就高枕无忧了。”

卫立煌正要弯腰进舱，听到傅作义这句话索性又把头扭回来，双眼变得凝重了许多，以致于使傅作义的一身戎装和金色的领章也变得沉重了。卫立煌的语调与其说是坚定的，不如说是冷漠的。

“既然受命于危难之间，我当拼尽全力，你我戎马战场几十年，官场上的事情未必全能知道，但战场上的事情纵然有云遮雾罩，应该是瞒不过你我的。”

卫立煌说完，向傅作义一拱手，说了声“宜生兄多保重，”便转身钻进机舱。

.....

飞机在云海颠簸着，象一只挣扎在惊涛骇浪之中的破船，每一次颠簸起伏都会给人一个恐惧的想象。

机舱里很冷，卫立煌只好把大衣裹紧。他微闭双目，一

副悠然的样子，但他的脑子却是不平静的。如同机舱外面那翻腾奔涌的云海，只不过不象云海那样洁白和单纯。

飞机上没有日历牌，但卫立煌清楚地记得今天是公元1948年1月22日，那一张发表他为东北剿总司令的命令是五天前公布的。那一纸命令，卫立煌尽可以把它视若轻云，而蒋介石的那一番话却是不会轻易地被抹去的。

卫立煌一回到南京，就立刻被召到蒋介石的官邸。风风火火，急急忙忙，没容得他喘口气。他万万想不到忧虑和憔悴，苍老和消瘦，这竟是蒋介石此次给他的第一个印象。而蒋介石那种没有寒暄，便单刀直入的谈话更使卫立煌感到这位委员长内心的焦躁和不安。

“俊如兄，我准备派你到东北接陈辞修的事，你看怎样？”

卫立煌一愣，他真怀疑是自己听错了，竟半晌没有回答。

蒋介石尽可能使自己的脸上表现出和颜悦色的风度，谈话时的手势也做得缓慢，柔和。卫立煌明白，在需要人去赴汤蹈火时，蒋介石绝无疾言厉色，一定要称兄道弟。

卫立煌沉默了片刻，缓缓说道：“东北情况我不熟悉，我各方面也不如辞修有经验，还是辞修在东北好些。”

蒋介石摇摇头。“辞修病得厉害，无力主事。况且东北十分重要，共军又日渐猖獗，没有一个大将去不行。过去几十年里，我几次都靠你挽救了危难局面，事实证明，只有你才能担当这个重任。安危须仗出群才嘛。再说，我们共事多年，相处甚好，就算替我这个老头子分忧吧。”

卫立煌脸上的忧虑和犹豫仍未消失，蒋介石接着说：

“俊如，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把东北的党政军大权都交给你，后勤补给优先照顾东北，再给你增调军长。你去稳定沈

阳局势，保证北宁路的安全，把主动权从共军手中夺过来。”

不管蒋介石怎样掩饰，卫立煌以一种军人对战争的敏感立刻感觉到了东北战场危如巢卵、千钧一发的局势。

卫立煌低着头沉思了半天才说：“我看还是让辞修在东北吧，要不请委员长另行选人，我恐怕不能胜此重任。”

“不行！东北非你不可，你准备一下，立即到任。”蒋介石心急火燎，不容卫立煌细想了。

于是，卫立煌只好答应考虑一下，再作决定。

于是，第二天，卫立煌的公馆门前车水马龙，卫立煌的屋子里说客盈门。

先是张群苦口婆心的劝说，这位政学系的首脑人物鼓动如簧之舌，说得天晕地转。

接着，是顾祝同权衡利弊的陈述，这位国防部参谋总长用他那平稳的语调说得有理有据。

尔后，又是陈诚的老婆谭祥声泪俱下的哀求。

“东北共军打得好厉害哟，冰天雪地蒙着被窝到处钻，夜里钻到跟前都看不到。辞修病得没法，实在无法对付，只有卫先生去才有办法。我已经在上海陆军医院替他把病房包好了，就请卫先生早日赴沈接事吧。卫先生一去东北，就是救了我们一家啊，我求求你了，卫先生……”

于公于私，他们都发出于内心；说情的，说理的，情理并驾，卫立煌穷于应付。

当然，还有老部下们设身处地的着想，夫人韩权华“何必再为蒋介石卖命”的嗔怒，朋友们“何必去做刀尖上的官”的忠告。于公于私，也都动了真情，卫立煌不得不闭门三思。

有一天晚上，卫立煌突然收到熊式辉的请帖，邀他去吃饭。当年在江西，卫立煌不甘居于陈诚之下，拍门而去。蒋介石大为恼火，要撤卫立煌的职，幸得熊式辉从中周旋，让卫立煌补请了一个病假了事。于今想来，也算有恩吧，另外，也还可以听听这位东北第一任主帅的高见。于是，卫立煌欣然前往。但是，当他在饭桌上见到范汉杰——这位驻秦皇岛的冀热辽边区兵团司令官时，欣然的心情顿时又蒙上一丝不愉快的阴影。

落座以后，卫立煌才发现在座的还有东北行辕的参谋长赵家骧和新一军军长孙立人，继而，他也就领略了东北讲武堂毕业的赵家骧的谦恭和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孙立人的傲慢。对前者，卫立煌点头理解；对后者，卫立煌点头谅解，于是，皆大欢喜。

不过，熊式辉一开口说话，饭桌上的欢喜气氛可就减少了许多。

“我早就知道陈小鬼势必到东北接我的事，所以，我就先给委员长写信辞职，一连写了七封。委员长回信否认陈小鬼要到东北，勉我以国事为重；继续主持东北。这下我放心了，委员长虽然精于权谋，但恐怕还不致于搞到我头上。哼，没想到，去年八月他果然派陈小鬼到东北接替我，给了我当头一棒。怎么样？陈小鬼也不行。他撤了陈明仁，挤了杜聿明，搞了我，又拉拢廖耀湘，到头来，还是被共军打到床上起不来。想出风头没出成，反倒丢尽了人。”

熊式辉的愤愤不平，卫立煌是理解的，所以以一种安慰的口气说：“天翼兄为党国奋斗劳苦功高，也该稍事休息一下才好。”

熊式辉一昂头喝下一口酒，抹抹嘴唇说：“算了，哀莫大于心死。今天，我只有一事向俊如兄相托……”

卫立煌说：“天翼兄昔日相救之恩，俊如至今铭记在心，有事嘱托，一定照办。”

“好！痛快，痛快！”熊式辉拉过赵家骧，拍着赵家骧的肩膀对卫立煌说：“这是一位好参谋长，精明强干，希望俊如兄继续加以重用。另外，还有一些被陈小鬼排挤的东弱地方人士，如张作相，万福麟，马占山，俊如兄也应多多借重他们才是。”

卫立煌答道：“天翼兄教诲，俊如一定牢记，就请天翼兄放心好了。”

熊式辉举起酒杯说：“还是军人痛快，讲义气，来，干一杯！”

卫立煌举杯相应。他完全明白了这一顿晚宴的用意，虽不是鸿门宴的剑拔弩张，杀机隐伏，却也是好吃不好消化。

当熊式辉喷着酒气，打着饱嗝送卫立煌出门的时候，卫立煌也有些微微醉了。不过，他的脑子是清醒的，包括他对熊式辉那句话的清醒理解。“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只是卫立煌还不大理解这句话是熊式辉的善意劝告，还是恶意恫吓；是谆谆提醒，还是幸灾乐祸。

从熊式辉家里出来刚回到自己的公馆，卫立煌就接到蒋介石亲自打来的电话，蒋介石以一种不容分辩的命令口吻告诉他：

“准备行装，明天立即出发。”

卫立煌明白，此番东北是不得不去，不能不去了。往事的酸甜苦辣，只能回味，不能铺筑今天的路；明日的得失成